



楚纹万象

——线条简练、造型灵动的艺术密码

本报记者 李严 摄影报道

楚国纹样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极具浪漫气质的符号体系，其独特之处在于将自然物象抽象化处理，线条简练、造型灵动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。这些盘旋的龙蛇、展翅的凤鸟，类似“山”字的纹样，不仅是装饰，更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图腾。

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寿春城遗址建筑遗存中，几件凤鸟纹瓦当尤为瞩目：圆形窄边沿，正中的浮雕是展翅欲飞的凤鸟。凤鸟作为古人虚构的“百鸟之王”，融合多种动物特征，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龙。瓦当因凤鸟飞舞的姿态而更具艺术感染力。

凤鸟纹饰在楚文化地位崇高，现存楚国器物上常见形态各异的凤鸟装饰，如武王墩墓考古出土的凤鸟虎座鼓架，这是楚国典型的漆木器乐器部件，鼓架残高1.92米，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凤鸟虎座鼓架。凤象征楚人图腾，虎代表近邻巴人图腾，这一设计成为多民族交融的见证。

战国时期漆器工艺迎来首个繁荣期，楚国漆器尤为璀璨。纹样涵盖传统的龙纹、凤鸟纹等动物纹饰以及几何纹饰与社会生活纹饰，其中龙凤纹样最具代表性。

2024年淮南武王墩墓出土的龙凤漆木案（长133厘米、宽78厘米），为春秋战国同类漆器之最。案面以对角线对称布局：两只凤鸟头部相对，振翼欲飞；其下两条长龙蜿蜒而出，威而不怒；龙身中段与尾部各延伸出凤尾，卷曲成圆，圈内似龙似凤的幼崽悠然嬉戏，尽显王者尊贵。龙纹主题在楚漆器装饰艺术中占有很大比重。战国时期的龙纹已摆脱商周时期拘谨划一的格局。龙身采用写实手法，常以谷纹、云谷相杂纹或连线谷纹等作鳞。

楚人自视为火神祝融的后裔。《白虎通·五行》中记载“祝融者，其精为鸟，离为鸾”，表明凤鸟被视作祝融化身。屈原《离骚》中“凤凰翼其承旗”等诗句，进一步印证凤鸟是楚族的精神图腾。

楚国文物中的凤纹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之一，承载着楚人独特的宗教观念、审美取向与族群认同。凤鸟被视为“帝使”，能沟通天地（《甲骨文合集》：“帝其令凤”）。其与花卉、云气的组合，象征灵魂升天与万物复苏，呼应楚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楚贵族服饰中，凤纹集中于衣领、襟缘等显要位置，以彰显身份等级。

楚国青铜器纹样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独特风格，在继承传统基础上，加入了更多想象和抽象处理，线条简练、造型灵动，体现楚人的浪漫情调和瑰丽想象。

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展出的蟠虺纹兽耳铜方壶，壶身饰有蟠虺纹、凸弦纹和“十”字形凸棱纹，细节之处尽显古代工匠的独具匠心。蟠虺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图腾式纹样，以蟠曲的小蛇状为单元，组合成相互缠绕、呈网格状的几何图形。这种纹样常镌刻于青铜器、玉器、印章等工艺品上，是贵族礼仪器物的常见装饰，象征权力与吉祥。

在古代，虺被视为有灵性、力量与智慧的象征，与龙同为中华民族传统图腾。它代表着生命力的旺盛与绵延，象征长寿、永生与庇护，同时具有祛邪避凶之意。蟠虺纹通常表现为头部较大，身躯弯曲缠绕，覆盖精细鳞片，眼神犀利，呈现出灵动、有力的姿态。部分设计还加入云雷纹、涡纹等元素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美感。

铜镜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它正面光可照人，背面多装饰有纹饰和铭文，这些风格迥异、内容不同的纹饰和铭文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风尚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

山字纹镜是战国铜镜中数量最多的品种，也是楚式镜中的主要种类。市博物馆里有一件比较罕见的楚国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，该铜镜背面通体装饰有精美细密的羽状纹，还有四个类似“山”字的纹样向左倾斜着四方排列，山纹间隔以四只造型生动、通体饰有鳞状纹的鹿形瑞兽；该镜制作十分规整、范铸工艺精湛。“山”字纹的文化内涵，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：一种认为该纹样源于楚地巫文化体系，山岳作为神灵居所的象征，通过抽象化处理形成具有宗教意义的图腾符号，与当地祭祀活动密切相关；另一种考证甲骨文与金文字形特征，指出“山”字在先秦文字体系中具有安稳、吉祥的抽象寓意，此类纹饰可能寄托使用者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。



凤鸟纹圆瓦当



凤鸟虎座鼓架(资料图)



龙凤漆木案(资料图)



蟠虺纹兽耳铜方壶



楚国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